

和平崛起、中美 互动与两岸 和解

● 倪世雄 牛海彬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 21 世纪和平合作发展时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影响正在显现出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也关系到对世界未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中美关系。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和重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中国影响力的全方位上升，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和重要，两国互动有了很大的深化与扩展，也为台海两岸和解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形势。

和平崛起呼唤两岸和解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意味着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质、

方式和影响都是和平的。此外，中国和平崛起也要求实现两岸和解。和平崛起与两岸和解的辩证关系是：两岸和解是和平崛起的重要标志，和平崛起又是两岸和解的重要保障。和平崛起对两岸和解的积极影响可以从两岸关系、地区发展和全球政治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首先，和平崛起要求维持稳定、和平、共赢的两岸关系，这是两岸共同发展的重要依托。中国和平崛起体现为大陆与台湾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两岸冲突对两岸的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势必造成巨大破坏，严重损害中国崛起的战略基础。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能够引起海峡两岸的关注，正是因为它蕴含着争取两岸和解的积极信息。

1978年至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实体及世界第二大的外汇储备国。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一个预期，而是一个事实。^① 尽管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中国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建设和谐社会任重道远，改革有待继续深化。这些构成事关中国发展命运的大局。因此，中国正在崛起之中，断定中国已经崛起为时尚早，中国的崛起尚需时日。正如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5月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要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两岸就要尽最大可能避免陷于战事。

和平崛起战略要求中国能够把握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全身

^① Fareed Zakaria, "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 *Newsweek*, May 9, 2005.

心投入国家现代化事业，这是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两岸和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确保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的基础上，要尽一切可能追求两岸和解，确保两岸关系最大程度地服务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清朝尽管收复了台湾，但因为国家的衰落最终还是丢掉了台湾，因此中国的发展是更为重要的问题。^① 和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进而为两岸和解创造最好的条件。

台湾同胞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两岸关系的企盼，这个民意基础应该得到尊重。和平崛起与两岸和解是支持这一民意的最佳选择。对此，海峡两岸的有识之士应该直面现实，尽最大的努力让彼此对两岸关系达成温和与理性的共识。贯彻落实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唯此，两岸关系才会峰回路转，朝着和解方向前进。

事实上，随着大陆开放的不断深入，两岸关系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在贸易领域，大陆和台湾的双边贸易额在 2004 年为 700 亿美元，比 2003 年增加了 34.2%。在投资领域，台湾在过去的 20 年内对大陆投资超过 1000 亿美元。目前在大陆居住的台湾人至少 30 万。2004 年来大陆访问的台湾同胞达到 370 万人次，比 2003 年增长了 35%。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子大约

① 江西元：“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相互关系辨析”，《国际观察》2004 年第 3 期，第 27—33 页。

有5000人。^①经济相互依赖和人员往来的长远效应将会逐步显现。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了解日益深化，在看到大陆巨大进步的同时，对大陆的不足之处也会有更深认识。因此，在两岸互动过程中，如何改善大陆自身的形象，切实体现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显得特别重要。所幸，和平崛起正是致力于改善自身形象，提升自身实力的正确战略。

其次，从地区层面看，东亚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地区内国家不希望发生台海冲突，存在形成反对台独地区框架的可能性。和平崛起战略要求中国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东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地缘依托，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么，“中国威胁论”可能会沉渣泛起，地区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打击，地区国家还必须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战略选择，显然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东亚是中国实践和平崛起和施展影响力的主要区域。近年来，通过扩大外交、经济、军事与文化交流，增加对东亚多边组织的参与，在领土争端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等方式，中国正在表明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在不损害领土、安全等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务实地谋求地区稳定，追求更大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影响力是中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特征。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这有利于地区内国家逐渐接受中国崛起。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军事

^① The Associated Press, “Facts about China-Taiwan Tie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05.

力量，中国对待亚洲邻居的方式日趋温和与灵活，结果是中国在该地区影响的显著扩散。^①

东亚是当前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聚集了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台海冲突将会破坏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而损害地区的经济活力。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国家倾向于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地区内国家维护和平的努力比比皆是，例如东盟接受中国加入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等。中国已经与东亚国家形成了比较深刻的共存共荣关系。发展地区合作应对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挑战，同时避免区内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渐渐成为东亚多数国家的主张。^②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02年4月份访问马来西亚时指出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离不开中国。”^③地区国家有着强烈的愿望为台海局势的稳定做出贡献。

第三，从全球层面看，两岸和解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加快和平崛起的步伐。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两个要点：一方面是以经济力量崛起为核心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学习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把握好这两个要点有利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维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保持和深化中美

① Robert Sutter, "Asia in the Balance: America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ume 103, No. 674, September 2004, p. 284.

② Jeannie Henderson, *Reassessing ASE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28.

③ Cheah Chor Sooi, "We are Good Partner,"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25, 2002.

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的支持。^① 中国能否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和平崛起，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这些都离不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支持。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采取了与日本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注重出口导向的同时并没有封闭国内市场，而是积极向外国的投资与贸易开放国内市场，结果世界上多数国家开始变得依赖中国市场。对许多发达市场或者发展中市场而言，中国都是不可缺少的贸易伙伴。中国不仅仅是大批质优价廉商品的出口国，而且是全球举足轻重的产品与能源原材料进口国。此外，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对于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事实上，中美两国常常互相借重，致力于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秩序，在反对恐怖主义、化解朝核危机、维持台海稳定等问题上保持了较好的合作态势。

中国和平崛起是政治崛起与经济崛起，绝非军事崛起。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依靠武力说话，而是通过政治交往与经济双赢来赢得朋友。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不断增进共同利益和政治互信，进而赢得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和平独立外交的目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有更多的理由去追求两岸的和解。基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中国政府相信，解决台湾问题，时间在大陆这边。和平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综合实力的提高是两岸和解的重要保证。没有国家的完全崛

^①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起，两岸和解就会面临巨大困难。而两岸和解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改善国家的形象。

和平崛起与两岸政策调整

由上所述，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必然孕育着对两岸政策的再思考。实践表明继续沿用传统的对台政策难以有效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两岸政策调整渐渐提上议事日程。在和平崛起的战略框架下，中国两岸政策仍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政策内涵有了很大拓展，策略上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同时显著增强对台独势力的威慑。有人将此概括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具体而言，和平崛起战略下两岸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第一，和平崛起呼唤制定一部能够有效遏制“台独”力量、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法律，把维护一个中国的意志法律化。奉行台湾独立党纲的民进党已经进入第二个执政期，“台独”势力进一步推动岛内去中国化，台独形势因台湾认同和民主化的发展更趋复杂。美国在《与台湾关系法》的指导下，不顾中美政府之间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以维护两岸军力平衡为幌子，不断对台售武，进一步助长了“台独”气焰。面对“台独”势力制造的危机，大陆频频处于应付危机的被动之中，两岸互动缺乏长期性、法制性的规范手段。在海外华人的倡议下，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该法把党和政府20多年来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主张法律化，体现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两岸和解前景的一贯立

场。该法是一部为应对台独发展，应和平崛起战略要求，事关未来两岸关系的重要法律，具有法律上的先发制人的效果。^①该法的宗旨是维护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实质是为了争取两岸和解的前景。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海洋权益，涉及中华儿女的民族尊严。简言之，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为最后的选择，诉诸武装力量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各国的通则，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强调不放弃使用武力，正是出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考虑。众所周知，有效的威慑是和平的重要保障之一，它有两个要件：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用国家法律的形式可以明确地表明这种意志，减少误判的空间。《反分裂国家法》表明了非和平方式采取的底线、程序和范围，具有约束“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力量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威慑减少有关各方误判的发生，希望最终达到防止战争的目的。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等于倾向使用武力。相反，不放弃使用武力是实现两岸和解的重要保障。尽管《反分裂国家法》在海外引发了诸多争议，但是该法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与态度，通过法律形式消除两岸关系中多个误区，指明了未来两岸政策的基本趋向。《反分裂国家法》反对的是“台独”分裂力量以及外来干涉力量的分裂行为，而不是最广大的台湾同胞。在该法的规范下，不支持台独的民意有望团结起来，相关国家也会尽力防止“台独”力量的挑衅，一条反对台独的统一战线就可能建立起来。从立法宗旨来看，该法并不

^① Jianwei Wang, "Beijing's Legal Preemption," *PacNet*, February 4, 2005.

像外界认为的是一部战争法,^①也不是一部“不必要的”法律,而是一部震慑“台独”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法律,它有效地避免了台海冲突的风险,同时它的开放性也顾及台湾问题的长期性。

第二,为了争取两岸和解的前景,和平崛起战略下的两岸政策更加灵活、务实,更富包容性。为了团结各方的积极力量,进而在两岸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大陆两岸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政策调整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台湾独立,进而通过直接、有效地影响台湾民众来推进两岸和解进程。这在胡锦涛主席的四点意见和《反分裂国家法》中得到集中体现。

胡锦涛主席2005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胡锦涛主席的四点意见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府两岸政策的最全面、最简洁的概括,既表明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当今时代虽已步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但是主权国家依旧是最强有力、最具合法性的政治组织,同时对人本身的关切也逐渐成为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胡锦涛主席对两岸政策的新概括集中强调了主权完整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针对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前副总理钱其琛在2001年举行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上指出,在“一国两

^① Jim Yardley, “China Denies ‘Taiwan’ Law on Secession Is a ‘War Bil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05.

制”框架下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实行比港澳更宽的政策。比如：台湾可以继续使用台币；继续保留军队；继续作为单独关税区；继续保持政府架构；大陆不会收取台湾一分一厘的税款，不会调取台湾一分一厘的资金；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保持不变；台湾企业家保有原有财产；台湾人事自主，大陆不派官员去台湾任职，如此等等。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可以充分保护台湾同胞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有利，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①前副总理钱其琛上述关于台湾问题特殊性的观点在胡锦涛主席关于两岸关系主张的新概括和《反分裂国家法》中得到了体现，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反分裂国家法》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两岸和解基础的政策主张，明确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完整表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反分裂国家法》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而是指出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反分裂国家法》对两岸和解的步骤和安排、台湾的政治地位、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两岸关系议题都保持了开放的态度，预留了极大的谈判空间。

第三，和平崛起战略要求将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明确了台湾人民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依靠力量。在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中，第三点意见特别指出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这一主张颇有新意，反映了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台工作的重

^①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9月11日。

心，也反映出党和政府对台湾问题特殊性的深刻认识。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大陆的主要谈判对象不是外国政府，而是台湾同胞及其选举的台湾当局。在会见来访的台湾在野党领袖连战、宋楚瑜和郁慕明主席时，胡锦涛主席均强调“要向世界表明两岸的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彼此的矛盾和问题，共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反分裂国家法》第三条也明确规定，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台湾同胞是大陆人民的骨肉兄弟，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设身处地为台湾同胞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是走出两岸关系困境的关键。

从谈判对象的选择标准来看，中国政府展现了争取两岸和解的最大诚意和灵活性。这里的台湾人民不仅包括普通台湾同胞、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各个党派，还包括“台独”势力中可以被转化的积极力量。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在纪念江泽民主席对台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指出，对于同什么人谈判，我们关注的是他推行的政策及对两岸既有谈判基础的态度。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谈判的议题是开放的，空间是广阔的。我们也愿意与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寻求协商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是有区别的。我们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参观访问。只要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我们愿意做出正面回应，与之接触交往。

事实上，在中国两岸政策出现上述调整后，两岸关系出现

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分别率团访问了大陆，并且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实现了举世瞩目的会晤。基于“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共识，两岸政党领袖之间的直接对话开创了两岸政党合作的新局面，增进了两岸的相互沟通。国亲两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台湾立法院一再封杀对美重大军购案显示了在野党制衡“台独”的重要作用。虽然两岸相互交流停顿已久，不能奢望一夜之间能改变局势，但两岸互动的局面已经打开，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岸的前景值得期待。尽管造成两岸关系回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大陆两岸政策的调整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美互动与两岸和解

从大国政治的角度看，和平崛起与两岸和解是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美国与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发挥着全球性影响，两国关系日趋重要和复杂。现实主义学者多倾向于从实力结构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实力均衡、核威慑以及霸权等成为主要的分析变量。^① 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大

^① 参见 Yan Xuetong, “Decade of Peace in East Asia,” & Robert S. Ross, “Bipolarity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见阎学通、周方银编：《东亚安全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03页；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3, pp. 401—402.

国权力对比的急剧变化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而崛起中国家是否满意现状是很重要的因素。从实力对比上看，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并非最靠近美国，短期内赶上美国的可能性也非常低。从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态度来看，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基本上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国，中国目前争取的是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非彻底改造现有的国际体系。因此，从力量对比和战略意图来看，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

中国目前处于战略机遇期。全力发展经济，积极深化与美国的合作符合战略机遇期的要求。自“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重要区域开展反恐战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推进民主，处于战略调整期。美国一方面要防止区域性大国的崛起，这与上升态势的中国形成一定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处理新的全球性挑战，中美合作势在必行。即便是针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也并非完全主张遏制，积极的接触政策自中美建交以来就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指出，中美关系也许最能体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党一致与长期持久性。尽管里根、克林顿与乔治·布什政府上任伊始有短暂的偏离，但是自尼克松开始，7位美国总统不断确认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以及对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重要性。^①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将中国角色定位成共同经营者或利益攸关者（stake-

^① Henry A. Kissinger, "China: Containment Won't Work",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05; A19.

holder), 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对美中合作的积极期待。^①事实上, 随着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扩展与深化, 中美之间的议题广泛而深刻, 两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倾向于友好往来的利益集团, 中美两国间公共外交与战略对话的开展也有助于双方相互认知的优化, 进而实现中美关系的战略改善。

中美关系共同利益的扩展和合作势头的发展要求中美两国更加理性地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虽是中国的内政, 却是最有可能将中美两国卷入冲突的问题。只有通过与美国的台湾政策的协调, 北京才可以抑制岛上的分裂势力。^②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联合公报确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这共同构成了中美建交的基础。但是, 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违背国际法的,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国对台湾的大规模、高质量军售以及《与台湾关系法》的存在为台湾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使“台独”力量可以轻视中国政府的意志, 延续台湾的分裂状态, 进而达到最终独立的目的。^③因此, 遏制“台独”力量与开展对美外交形成联姻。但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日益深化, 在经贸、能源、反恐、防扩和人权等众多中美议题中, 台湾问题出现了边缘化的迹象。2005年9月和11月, 胡锦涛主席和小布什总统

①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 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②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39-48.

③ Quansheng Zhao, "China and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Issue 29, November 2001, p. 669.

分别在纽约和北京进行了两次会晤，这两次会晤有两个引人注目之处：一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国家，美国则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唯一的超级霸权，凸显了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二是台湾议题虽然在两次胡、布会谈中均有触及，但它的重要性已不如北京所宣称的是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① 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关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五点建议没有包括台湾议题，这显示出中美在台湾议题上分歧的缩小，以及中美关系超越台湾议题进入了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美国政府对两岸关系的总体考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顾及其立国理念和国会约束，出面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和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避免卷入两岸的军事冲突，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2004年初的“公投绑大选”，到“立委选举期间的“正名运动”，两岸关系非常紧张。与此同时，从小布什于2003年12月在温家宝总理访美时所说的“反对台湾片面改变现状”，到鲍威尔2004年10月所说的“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对台湾的警告也在不断升温。在《华盛顿观察》的访谈中，美国前任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指出北京通过建立政党联络机制和签订合作议程正在台湾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两岸长期的经济整合的政治效用将会逐步显现，跨台海社会将是影响台海问题最终解决的第三元素。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孔哲文（Eric Hagt）则高度评价了《反分裂国家法》对台海稳定

^① 林正义：“布胡两次峰会及其对台湾影响”，《交流》第84期，民国九十四年十二月，第25—28页。

的贡献。傅立民建议美国认真评估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会对美国安全造成什么影响，孔哲文甚至建议中美讨论“后台湾时代”两国的安全战略关系。^①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存在着三个认识误区：北京会最终允许台湾独立，不与美国对抗；民主自决的表达足可以建立领土主权，民主与缺少正式独立的政治安排不能相容；反对台湾的任何民主表达都是不道德的。^②而上述三个认识都低估了大陆的影响。第一个误区是不明白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台湾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和安全等主权利益，而且是一场挽回颜面之争。^③大陆会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台湾从祖国永久分裂出去。第二个误区是台湾活跃的民主并非没有条件。台湾生机勃勃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所达成的谅解。^④第三个误区是民主并不是全部。当“台独”力量打着民主的招牌行独立之实时，民主并不会带来安全，无论是从北京还是从华盛顿。当然，华盛顿的态度会视北京的反应程度而定，大陆必需表明愿意为此付出何种代价。大陆制定明确的、详尽的两岸政策是减少美国形形色色误判的关键。目

① 陈雅莉：“牵台湾一发，动中美全身”，《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46期，2005年12月28日。

② *CATO Handbook for Congres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108th Congress.*

③ 参阅 Harold J. Kearsley, “An Analysis of the Military Threa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act or Fict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9, No. 2, April-June, 2000, pp. 103-115.

④ Michael D. Swaine, “Trouble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2, March-April 2004, p. 45.

前，美国已经意识到战略模糊政策并不能有效地避免军事冲突的危险。^① 美国放弃对两岸军事冲突的模糊态度，转而采取明确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挑起军事冲突的战略清晰政策。^②

两岸关系逐步缓和一度促使美国感叹两岸关系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一直假定两岸统一只有通过北京运用武力才能实现。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敌意随时可能引发战争，美国的外交家、政治家和学者是两岸对话最热衷、最持久的支持者，宣称只要过程是和平的，他们并不在乎结果如何。^③ 在经过一段观察之后，美国没有明确表述愿与中方共同管制或遏制“台独”，而是主张在反对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条件下，促使台海两岸进行直接对话，北京不仅要与台湾的反对党对话，而且要与合法选出的执政当局进行对话和协商。这表明美国愿意在两岸关系中扮演平衡者的中间角色。然而，美国支持两岸统一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以不损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和力量为前提。^④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缺乏明确的共识，是导致美国主张两岸谈判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

① Pan Zhongqi, "US Taiwan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 dilemma of deterr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2003, pp. 387-407.

② Andrew J. Nathan, "What's Wrong with American Taiwa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2, Spring 2000, pp. 93-106.

③ Nancy Bernkopf Tucker, "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Summer 2002, pp. 15-28.

④ Nancy Bernkopf Tucker, pp. 15-28.

良性互动对美国的两岸政策影响之深。

尽管存在对台军售、《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形形色色的误判，中国仍高度重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契合点，即维持台海现状，开展两岸和平谈判，维护东亚稳定。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建设性立场，共同遏制台独活动。经过 50 多年来的磨合，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个管理双边关系以及任何由台湾问题可能引发危机的可行框架。^① 当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合作实际上压缩了台独的空间，减小了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这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那么中国政府的和平崛起战略将更具可信性，中美关系的安全隐患之一也会消失。和平崛起与和平解决是中国最为理想的政策选择，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契合点。

对两岸政策的启示

首先，全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两岸和解的重要保障。台湾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局部问题，中国和平崛起是全局性问题。中国大陆面临着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这些都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两岸关系须服从这个大局，积极发展两岸的政治文化交

^① Gary Klintworth,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1, February 2001, pp. 41-59.

流，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实现两岸的共赢，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两岸关系。大陆同胞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探求更为优良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都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有利条件。在建设硬实力的同时，积极地发展软实力。硬实力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软实力可以在台湾社会内部培育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自我约束力和向心力。

第二，把促进两岸和解的基点放在两岸中国人身上。祖国和平统一方针的工作重心须转向促进两岸良性互动，培育双方政治互信，强化共同利益和认同，消除台湾的安全困扰，进而根本排除外部势力进入台海的可能，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事实上，正是由于两岸长期缺乏有效沟通，才极大损耗了各自的物力、人力与战略空间，妨碍了两岸的共同发展。两岸在国际舞台上为了台独与反台独进行的斗争，不仅损耗了两岸宝贵的建设资源，牵制了投入建设的精力，而且可能会损及国际形象。只有两岸中国人携起手来，同心同德，相互认同，才能形成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最可靠屏障。泛蓝阵营抵制对美军购案，主张通过改善两岸关系缓解台湾的安全形势就是两岸中国人携手合作的结果，这样的成果将会随着两岸互动的深化变得更为丰硕。

第三，结合岛内民主政治架构，积极发展政党交往，切实推动两岸和解。台湾岛内存在主张发展两岸关系、反对台独的积极力量，比如由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组成的所谓泛蓝阵营。大陆可以充分发挥泛蓝阵营的作用，在两岸关系政策上，共同为台湾同胞提供另一种选择。发展两

岸关系渐渐成为岛内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成为岛内政治的一个有力选项。顺应大陆在岛内政治生活中影响力上升的现实，大陆有必要展现灵活性，促成两岸对话，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将大陆正面的、积极的、有亲和力的信息和形象传达到岛内。

第四，在两岸互动方式上，更加注重柔性诉求，充分发挥两岸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资源等软性实力的聚合作用。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两岸经贸关系需要强化，包括尽快促成三通。随着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两岸的政治关系也会得到相应的促进。大陆可以善用自身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能够促进两岸政治关系的粘性实力。台湾的独特经历造就了台湾人民对和平、繁荣和民主的珍惜。两岸政策在充分重视台湾人民对和平和繁荣的需求之外，需要重视和研究台湾的民主需求，完善一国两制的内涵，进而增进台湾人民的祖国认同意识，同时藉由民间的互动，潜移默化地增强两岸民众的共有认同。

第五，通过开展公共外交，积极为两岸和解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涉台国际环境非常复杂，既有台湾本身的原因，也存在与中国日益崛起相关的原因。不管愿意与否，这些国际因素将长期存在，并在事实上干扰着两岸的和解，我们对此须有充分认识。中国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与制定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内法，同时也非常重视国际社会希望维护台海稳定与亚太稳定的共识。通过对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说明我们争取两岸和解的诚意，可望为两岸和解赢得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因素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中国和平发展

的关键因素，“避免对抗、增进合作”仍将对美政策的主要策略考虑。^① 日益成熟的中美关系将为两岸和解创造最优的外部环境。

^① 黄仁伟：“处理好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第72—77页。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义梳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牛海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莼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赵可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夏立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